

# 中国文学百家精品文库

王克俭 主编

73

文康小说选

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

95

## 本丛书编委会

主 编：王克俭

副 主 编：邓光明

编写人员：简文 张哲生 成立君 王丽霞

王南 吴连根 孙凌曦 孙宾贺

张惠 张金方 邓光明 王克俭

策 划：北京汉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
## 目 录

---

- 文康小传..... ( 1 )
- 《儿女英雄传》(节选) ..... ( 3 )
- 《儿女英雄传》赏析..... (100)

## 文康小传

文康，姓费莫氏，名文康，字铁仙，一字梅庵，别署燕北闲人。文康约出生于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，病逝于同治四年（1865）之前。他的作品除去小说《儿女英雄传》之外，还为文友编辑过《史梅叔诗选》，并撰写有序及例言和评语。

文康出生于八旗世家，祖上历代都有人做过大官。他还有过一个姑姑，嫁给了嘉庆皇帝的四儿子瑞亲王绵忻为妻。文康曾任理藩院员外郎，又以“提调官”、“总勘官”身份，两次参与《理藩院则例》续修。此外，还出任过天津河间兵备道、安徽凤阳府通制，后因丁忧旧居。其晚年生活艰难窘困，正如他的朋友于从善所说“垂白之年，重遭穷饿”。居家除去“笔墨

之外无长物”。不久，清廷又授其为驻藏大臣，因病未成行，遂亡。

## 儿女英雄传（节选）

### 第一回 新进士官授河工令 安学海山阳蒙大冤

话说大清康熙末年、雍正初年，京城地面正黄旗汉军有一安姓人家。这安家是世族旧家。这位安老爷，大哥早亡，只有他一人，双名学海，表字水心，人称他安二老爷。安家祖上立有军功，故有世职累代相传。到了安学海老爷这辈上，世职因袭完结，他便靠着读书上进。二十岁上，进学中举。只是到了四十岁开外，仍考不中进士，依然是孝廉。孺人佟氏，也是出身汉军世族的大家闺秀，相貌端重，性情贤慧，凡一应家务，操持得有条不紊，堪称是安二老爷的贤内助。只是安家人丁不旺，子息艰难，直到安老爷而立之年以后，才得了后。公子伶俐聪明，面目清秀，老爷、夫人自是十分疼爱。公子肤肌白净，乳名唤作玉格，名骥，表字千里，别号龙媒。公子自小就跟安老爷识字习文，十五岁上，参加院考，竟中了本旗批首。自此，老爷、夫人又平添了一份喜悦。这位安公子，终日只知埋头举业，外事一概不染、不懂，就连见个外来的生眼的妇女，小脸儿也会臊的通红，竟比那女孩儿家还要腼腆害羞。

安家房庄靠近京城西山一带，地名叫作双凤村。周围的

庄田，出租给佃户承种。安家内处上下，通算起来也有三二十口人，这里边有个叫华忠的，是公子的嬷嬷爹。此人对安家赤胆忠心，尽职尽责。因此，安老爷和太太对他格外加恩，不当外人看待。

大比之年。安太太等家中年事过完，就便将当年安老爷下场应考所携的一应物品，全都收拾出来。那安老爷面睹旧物，含笑说道：“太太，你让我去会试？你算，我从二十岁上到今，考也考了三十年，头发都考白了，功名与我无望。不如在玉格孩子身上花费点精神心血，教子成龙，倒是正理。”太太还没顾上答话，公子在旁却极力劝说父亲应考。安老爷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依照你们娘儿们的话，左右在家里白坐着也是坐着，再走这一趟也就是了。”

时来运转，安老爷一考便中。到了放榜的当天早上，安家的大门，被敲打得震天响，嘈嘈杂杂，一片报喜声：“头二三报，报安老爷中了第三名进士！”

安老爷早被吵醒了，连忙披衣穿鞋，接过公子呈送上的报条看后，心中大喜，却倒也落了几点泪，未免乐极生悲。安太太劝解了几句，安老爷这才满脸堆下笑来，让家人开发了喜钱。接着，不断有各家亲友派人来贺喜，安老爷又命人设了香案，拜谢天地后，又到佛堂、祠堂，行了大礼。随后又才是进城，拜师友、会同年，一连忙了数日，不曾闲得。

到了殿试那日，皇上看到安学海那副毕恭毕敬的至诚面目，心中喜悦。少时，传下旨意来，委了外任。安老爷一听，心想：“完了！我最怕走的就是这一条道路。”当时就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凉了半截。回到家中，愁眉不展、面带忧容。谁知又加上几天来的劳累，安老爷就病倒了，虽经医人调治，终

不见好。于是这才向吏部递呈告假养病。病愈，方销假投供。

要按安老爷当初想法，不打算出山了。一来因师友个个劝说，二来又正巧碰上南河高家堰一带黄河决口，朝廷急需派员协理处置。于是皇上又钦点了安学海等十二人为河工知县，到职委用，不得不去。

列公，安老爷这样一个有经济有学问的人，难道连一个知县都作不来？不是的，这里有个原故。安老爷天性恬淡，阅尽世态，对官场中那些营私舞弊的那伙狗苟蝇营之辈，只知搜刮民财，不去爱惜民命的贪官污吏，实在看不惯，但又无可奈何。再说，官场中又容不得一人独醒，得了百姓的心，又合不了上司的意，是件左右为难的事。因此便把这外放知县视为畏途。而这河工知县，又比其他地方官吏更为难作。但转念又想，既是天命有先，不如听命由天也就是了。去闯一下，或许能干出一番事业来，上不负国恩，下不负所学。于是，这才打起精神来，忙于拜客辞行、起身赴职的一应活动。

首先，安老爷先把家务交待一番。未说话前，他早就打了个“雇来回车”的主意，便告诉太太道：“我最怕作外官，太太是知道的。我素性是个拘泥人儿，不喜繁华，不善应酬，经手钱粮之事，我更怕。出外作官，也得学些圆通。学得来倒好，学不来，我还只得笨作。所以我的主意，打算暂且不带家眷，只带几个家人去。如果干得下去，到了明秋，家眷再去也不迟。我去后，家里的事，全依靠太太操理了。玉格年轻，万一有个紧要事儿，我托咐乌明阿乌老大照看。他是个正经人，又是我的学生，对我心诚。再还有一桩心事，明年八月乡试，务必让玉格去观场。”太太和公子在旁一一答应。安老爷又接着说道：“还想起一桩事，前日有人给玉格提亲。”



太太连忙问道：“说得是谁家？”安老爷回答道：“这门亲不好作，料想太太也未必情愿。是隆府上的姑娘。”太太说道：“这家子，敢情不太合适。我们玉格日后中了，不愁那富室豪门找上家来。”安老爷说道：“倒也不在乎一定要富室豪门，只要得个相貌端正、性情贤慧、持家吃苦的孩子，那怕她是南山里、北村里都使得的。”安太太则说道：“这事以后再说。只是老爷一人赴职，况且又是五十岁的人了，又是大病初愈，此一去，没个人在跟前服侍听差，我实在不放心。”安老爷则说道：“我不放心的是，此番乡试，玉格不能不留京的。既留下他，又不能不留下太太照看他。”

公子在一旁，心中也十分难过。父亲的身体、年纪，沿途的艰阻，异乡的水土，没个贴心的人照料，也真叫人不放心。刚才又听到父母的谈论，又与自己有关，便说道：“儿子有一句糊涂话，只怕父母不准。据儿子的糊涂见识，请父母只管放心同去，把我留在家里。”安老爷、太太一听，齐说道：“那如何使得！”公子不慌不忙的说道：“外边的事，父亲已安顿妥当了。家里再留两个中用些的家人支应门户。我呢，专心用功。待乡试过后，且不管中与不中，立即赶了去，也不过半年多光景。父母还有甚么不放心。”安老爷听后，觉得公子的话有些儿见识，便同太太商议了一番，就这样定了。并且又特意把华忠留下，照料家事。

接着，安老爷又安排行程。连里带外共有二十余人随行，该带的与该留的，一一都作了检点交待。诸事安排完毕，就单等辞亲友、拜祠堂，择日起身南下了。

世上伤心事，最难死别与生离。

安老爷和太太离京那日，公子一直跟车相送，送了一程

又一程，眼看着车辆走远了，公子还在原地伫立呆望，恋恋不舍；老爷和太太则在车上只是回头后望，心如刀割。公子直到父母乘坐的车辆，已走得很远很远了，看不到了，方才同家人回庄。从此，公子闭门攻读，两耳不闻窗外事。暂且放下不表。

安老爷一行，一路上晓行夜住，渴饮饥餐。不日，渡过黄河，来到了南河河道总督驻扎的所在地，这便是淮安地方。只见早有本地差员，沿河接待，将安老爷一行安置在公馆，暂行住下。

安老爷住妥后，便就去拜过首县山阳县各厅同寅，见过府道。然后才上院投递手本，禀见河台大人。

那河台大人原本是个河工佐杂微员出身，依靠偷机钻营、奉承上司，把皇家的钱粮，作了他进身的纳献，不上几年光景，就居然巴结成河工道员要职，历署两河事务，官居南河河道总督。此位总督，待人傲慢骄奢，居心伎刻阴险。此公便是谈尔音，谈大人。

安老爷到来，投递了手本。河台看了，满肚子不高兴。列公，你道为什么？原来同安老爷一起被委任的其他十一人，大多数早已在京找了门路，拿了书信，先一步赶到河工，抢先占住了一个个好位置。而这安老爷，一没有找人给河台写信关照，二又没有早到。所以，河台不悦，反而倒认为安老爷依仗着是世家旗人之后，有心做上。又加上后来安老爷随着众位同僚给河台送去的礼单上，也只是些平常之物。河台反而更觉得安老爷瞧不起他，安老爷履历上定的是进士出身，河台则是佐杂出身。于是河台便动了忌才之意，便不派用，让安老爷候补听差。

却说某日，河台接到邳州禀报，得知邳州管河州判病故出缺。这邳州管河工段是个最为冷静的去处，于是河道便下札悬牌，委了安老爷前往署事。

安老爷行前，淮安府知府、山阳县县令，又分别举荐了钱如甫和霍士端作幕友。

次日，安老爷便拜客辞行，带了家眷一行奔往邳州而去。

安老爷到职后，就接到邳州直河巡检的禀报，说是沿河河堤需备土石加固。于是，安老爷带人到工地查看，方知所需加固费用，也不过是百十金的事。安老爷回到河署后，就吩咐人拟办文稿，在岁修银两项目中支付备料修固。

第二日，房里送进文稿，安老爷一看，倒还写得具体明白。只是该动用银钱多少，却空着没有填写，旁附一纸小小红签儿，上写有“请内批”三个字。安老爷这就不明白了，便起身到书房去询问端详。

师爷见安老爷来了，忙站立作揖迎接，让座送茶。安老爷说明来意后，师爷解释道：“按规矩，老爷先核定了钱粮数目后，晚生才能依照着老爷核定的数目，计算工料。”安老爷说道：“那日，现场尺寸勘明白了，有了丈尺，就按丈尺核算工料。怎么倒叫我先核定工料用费，我怎么知晓要用多少？那行，依照前日现勘丈尺，据先生你看，应该动用多少钱粮？”师爷回答说道：“顶多不过百十金罢了。”安老爷当即拍板说道：“依此数目据实核报就是了。”师爷一听，连忙摇着头说道：“做不来，做不来的。”接着便把这“据实核报”河工用料的“据实”二字，万万使不得的原因，一一奉告。大意是，若据实核报费用，是自家断了自家的财源。如今当官的，上下内外，那一处都得用钱打点和应酬，这钱从何来？安老爷

听了这番话，心想：“这岂不是拿着国家的帑项钱粮，中饱私囊为己私有吗，这不是胡作非为吗？这我就有点子弄不出来了。”因此就向师爷说道：“据你所讲，这‘据实’两字，行不通的。至于我的这层，不消提起。”听话听音，师爷是明白人。但他还是多核报了二三百金的钱粮。此事传出，衙门内外，人人抱怨，纷纷说道：“老爷的官再要作下去，大家可就都扎口袋嘴儿了！”

却说有一日，安老爷接到河道总督发来一角公文。一看，方知委任他为高堰外河通判。正在不解其意时，霍士端匆忙上前道喜。接着又告诉安老爷这次可得像模像样地酬答上司的人情，又还告诉，下月便是河台的正寿，某某人送多少，某某人送多少，一家比一家礼重。安老爷说道：“我早已办妥当了。在淮安时，首县告诉过，每人备银五十两。”霍士端说道：“五十两，如何使得？何况老爷如今得到一个肥缺！”安老爷说道：“这就为难我了！”霍士端说道：“这有甚么为难？不过是拿国家库里的钱，给国家委任的官员送……”安老爷挥挥手，说道：“你不必往下讲了，去罢，去罢！”霍士端自觉无趣的赧赧退下，自此另做打算去了。

到了河台大寿之日，众人的礼物，你多我更多，犹如临潼斗宝一般，唯独安老爷一人是五十两贺礼。

列公，河台为甚么给了安老爷这么一个“美差”？这里有个缘故，原来高堰外河一带，一到汛期，最易出事，没人愿意“补缺”；到此，再说，那帮候补听差的，哪一个不是送过三千两千的，怎么好意思派人家到就要出乱子的地方？于是，就拿安老爷顶缸。

安老爷到职后，正是大河涨水时，又一连下了半个月大

雨，大水漫漫，冲倒了河堤，冲垮了村舍民房。河台闻讯大怒，便派员到任摘印接署并提讯安老爷到淮安候审。自此，安老爷就被人看管起来，参奏他的奏稿上写的是“革职拿问，带罪赔修”。只是山阳县令念及安老爷是个清官，又是官犯，不曾关在监狱内，让他住在土地祠内，并追取赔修银两。随后，安太太也到来，暂住在东关饭店。

可怜安老爷出京赴任不到半年光景，遇此大难！

## 第二回 贤孝子贖父上淮安 悦来店初识十三妹

安老爷因管段内河工决口，又加上河道总督平日看他 不顺，便参了一本，并着人看守起来。然而，安老爷却倒也坦荡。心想：“邻省水涨，洪泽湖倒灌，上段口岸冲决，那么大的水，我有什么法子呢！虽不敢说是冤枉，总归还是无学无能，只是辜负了天恩祖德。但这赔修一项，也得五千余金，那里去讨？”无奈只得写了家信，打发梁材回京将房地田产折卖变银也就是了。

一日，皇上看到河台修本，不禁龙颜大怒，一道朱批，着安学海“革职拿问，带罪赔修”的旨意从内阁传出，京城内消息灵通的官员，对此无不惊讶！

安家亲友中，有人得了信，便来探望。只是一时不肯对公子明说。当公子闻知后，更加惊疑，遣人去乌宅打听，不巧乌大爷得了闾学钦差，前往浙江查办事件去了。把个安公子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站立不安。当下，程师爷连忙进城打听消息去了。

次日晌午，程师爷回来。一见公子便说道：“事体却不小，幸喜还不碍。”说着把抄录来的原奏拿给公子看，竟是“请旨革职拿问，带罪赔修。俟该参员果否能于限内照数赔缴，如式修齐，再行奉闻请旨”数语，师爷又接着说道：“据部里说，只要银子赔完，工程报竣。从案情看，大约没有个不开复的。”公子说道：“一时那里来得这么多银子？乌克斋又去了浙江，他若在京，弄个两三千金还可以。”公子怔了一会儿，又说道：“先把银子归拢齐要紧。有了银子，我自己去送。嬷嬷爹跟我去，顶多再带一人，明日就起身。”师爷笑道：“世兄不知世路之难。就算银子借到，如今期场将近，老爷指望你此番乡试一举成名，……”公子立即说道：“此番就是中了，可是老人家弄到如此光景，我还要这举人有何用？”张进宝、华忠二人闻讯，面见公子，苦苦相拦。

说话间，早有安老爷当年的门生管曰粉、何之润求见，公子即刻叫请。管何二人入见，安慰了公子一番后，便讲明来意。他俩说道，老师遭此大难，我们写了知单，去知会各位学友为老师募捐。这里另备百金，是我们两位对老人家的一点心意。公子收纳后，又一一致谢。接着，又有些亲友来看望，人来人往，乱了半天。

这时，舅太太也闻讯赶来了。一进门，见了公子就说道：“你瞧，这是怎么说呢！”说着话，便掏出小手绢儿擦眼泪。也就在这时候，张进宝从庙里回来，告诉公子道：“那不空和尚起先还有些推托，后来答应借给二千银子，但得要少爷写个字据。依奴才看，再多一些，他还拿得了来。”公子便问道：“银子呢？”张进宝说道：“立了字儿，就可以拿来。”说着又将方才公子如何要去淮安，他们商量又怎么的劝阻的话，回

了舅太太。舅太太听了，连忙说道：“这么大远的，可不许你胡闹！两千里地呢。”公子一听，急得满面通红，直掉眼泪，一句话没说出，就放声大哭起来。把个舅太太慌得又赶忙劝。她那知公子早打定了个九牛拉不转的主意，一言抄百总，任是谁劝说，全是白说。

公子忙乱了几日，凑齐了两千四五百金，便和华忠、刘住儿上路了。雇了四个骡子，一人骑一头，另一头驮着行李银两。安家主仆三人，顺着西南大路奔去。

次日正要起程，更夫鲍老闯了进来，对刘住儿说道：“你快家去瞧瞧罢，你们老奶奶不济事了！”这刘住儿一听，就爬在地上哭诉，求公子准他回去发送他妈。华忠撇着胡子说道：“你先别为难大爷！听我告诉你，咱们当奴才的，主子就是一层天。除了主子家的事，其他事全得靠后。你妈已经完了，你就是飞回去也见不着了。”公子却说道：“嬷嬷爹，不能这样说。那有妈妈死了，不让人家儿子去发送的理？放他回去，给几两银子。把赶露儿换了来罢。”那刘住儿一面哭，一面答应，揣着五两赏银赶忙起身去了。

可是一连几天，不见赶露儿到。气得华忠说道：“他娘的！这点道儿赶不上，也出来当奴才！大爷别愁，我挺着这把老骨头，也送你到淮安了。”

列公，赶露儿没赶到，有个原故。刘住儿一到家尽忙着办丧，把叫赶露儿这桩事忘的踪影全无。三天后，这才想起，连忙告诉赶露儿起身。他一路上左赶右赶，直等公子到了淮安，方才赶上。此是后话不提。

一日，正走到在平上站。华忠病了，腹泻。一连就是十来天，嗷哟啊嗷哟哟的哼哼着。公子只见他脸上发青，一摸

手足冰凉。公子吓得浑身乱抖，流泪叫苦：“这可怎么好！这可怎么好！”店主人听说后，赶忙来看，又接着回到柜房里，取来几枚针，对着华忠的“风门”“肝俞”“臂俞”“三里”穴位，扎了四针。这才见华忠头上微微出了点儿汗，方说出话来。公子连连道谢，店主人却不肯收钱。过了会儿，华忠沉沉睡去。

次日，华忠仍然是动弹不得，那张脸也不成人样了。店主人又入房看视。店主人走后，华忠对公子说道：“昨儿险些儿死了，死我一个，也不过臭一块地。只是大爷你前不能进，后不能退，那可怎么好！如今活过来了，算好。”这时公子已哭得言语不得，华忠又说道：“大爷，你切莫伤心！听我说话。这个病看来也得个十天八天，我才能挣扎得起来。倘若要把大爷这项银子耽搁了，慢说我，就挫骨扬灰也抵不了这罪过。我如今有个主意：过了在平，岔道往南二十里开外，有个地方叫作二十八棵红柳树，那村里有我妹夫，他是一个保鏢的，叫褚一官。你如今找他，就说我求他一直把你护送到淮安。他长的是个大身量，黄净子脸儿，两撇小胡子儿，左手是个六指子。我这妹子右耳朵眼儿豁了一个，你记住了！”公子说道：“打发人去约他来，见见你。不便妥当吗？”华忠说道：“不行。一则，隔着一百多里路，骡夫未必肯去；二则，如果褚老一不在家，我那妹子也不能跑出这样远；三则，一来一去，耽误工夫。你明日就起身，依我这话是万无一失的。”

公子一想，也对。便叫来店主人，当面拜托他关照华忠养病。又给了华忠五十两银子。华忠又是千叮咛万嘱咐，一路要加倍小心。这一路上是盗贼出没的地方，下了店不妨，那是店家的干系。走道要小心，黑夜更要小心，切不可露财。逢



人只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切记，切记！公子把这些话语，一一记在心头。

次日，一大早，公子怀着难舍难分的心情，同华忠告别，跟着两个骡夫上路了。

时近中秋，金风飒飒，玉露泠泠。那天约莫有巳牌时分，公子他们就到了在平。一进街，只见两旁烧锅当铺、客店栈房，不计其数。他们一行端直向悦来客店走去。

这悦来店，店门大开。左是柜房，右是厨灶。门前搭着一路罩棚，棚下摆着走桌条凳，棚口边安放着一口水马槽，条凳上坐着许多客人在吃饭。旁边又歇着驴骡以及挑担和货物，还有车子。乱哄哄，人进人出，自也十分热闹。公子入店，一问，才知只剩有尽南头对面两个单间了，他便在东边这间歇下。

安顿好住宿后，两个骡夫走进来问公子道：“少爷昨日不是说有封信要送吗，送到哪儿？”公子便把信送二十八棵红柳树，面交褚家收，以及褚一官夫妇的长相模样等等，告诉给他俩。并且问道：“你们两个谁去？”这一问，两个人都争着要去。公子便说道：“你们两个都走了，我怎么办？”骡夫回答道：“有跑堂儿的，还怕短人使吗？我们去去就来。”于是公子共拿出三吊钱来并信一同交付给两个骡夫，又一再嘱咐他俩，千万不要误事。二人出门奔了岔道的小路去了。

这两个骡夫，一个姓苟，生得傻头傻脑，只要谁给他几个小钱，什么事都敢去作，因此上人们叫他“傻狗”；另一个姓郎，是个极匪滑贼，长了一脸白癫疯，因此上人们叫他“白脸儿狼。”他俩走着走着，走到一处岔道口时，那白脸儿狼便对傻狗说道：“好个凉快地方，咱们歇歇儿再走。”傻狗